



征稿

“泉州世遗颂——2025年草庵诗会”是今年重点打造的泉州文旅、文艺活动品牌,入选“2025年度福建省重点文化文艺活动”,隆重邀约海内外文朋诗友抒怀写意、聚焦世遗泉州。

主办方将从来稿中遴选佳作绘制《2025年泉州世界遗产点诗歌地图》,集纳22个遗产点诗意呈现;同时在《清源》副刊和泉州通APP持续开辟应征诗作选登专栏,并在7月25日第四个“泉州世界遗产日”,于世界遗产点晋江草庵举办颁奖仪式暨朗诵诗会,共享一场“文”与“旅”、“诗会”与“世遗”精妙结合的海内外诗宴。

征文内容:应征诗作要求选取一个泉州世界遗产点入诗,以丰富视角、诗意笔触,生动形象地展示世遗泉州的景物风情、历史文化、海丝特色等美好形象、崭新面貌和独特魅力。用富有感染力、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诗歌,礼赞泉州世界遗产点的璀璨风采,讲述世遗文化滋养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泉州故事。

征文体裁:现代诗(30行以内)
投稿邮箱: shiyisong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泉州世遗颂草庵诗会”)

征文时间:即日起至12月20日
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金3000元;二等奖3名,奖金每人2000元;三等奖5名,奖金每人1000元;佳作奖8名,奖金每人300元。

一行安平千年诗

□颜非

八百载潮声,漫过南宋的月光
安平桥以龙脊横卧于碧波
三百六十座桥墩,托起丝绸之路
永不沉没的帆樯,抚平风浪
庇佑两岸百姓安康

你看,历经多少朝代的风雨
仍抹不去海上丝绸之路的灿烂
车辙碾过宋元的繁华
马蹄叩响明清的熙攘
檐角悬着的星辰,仍在讲述
晋江经验与现代文明的碰撞
有多少闽商传奇在桥亭间流传
有多少繁花般的爱恋
在桥尾聚散,如同晋江入海的宿命

如今,问栏杆石柱无语
问亭上的佛菩萨,他们目光下垂
慈悲有爱。想起弘一法师联曰:
“如来境界无有边际
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
我看呐——安平桥也无有边际
三百六十多个桥墩啊
也遍尽虚空,随潮水连接天际

如今,在无数重达数吨的石板罅隙间
我看到云朵轻盈的走向
和碧波荡漾中的城市倒影
让晋江的烟火、安海的潮音
誊抄为海丝文明长卷里不朽的诗行

(作者祖籍永春,厦门诗群代表诗人,作品入选《中国诗歌精选》《中国年度诗歌》)



扫描二维码阅读诗会作品



安平桥享有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的美誉(陈起拓 摄)

刺桐城的月光碑

——谒泉州圣墓

□黄必良

潮水退去时
花岗岩显露出唐朝的刻度
三贤与四贤的姓名
在双语的碑文里
一半沉入闽南红土
一半浮上海上丝路

月光开始翻译
那些被风化的阿拉伯经文
每夜用泉州的腔调
复述麦加的方向——
当灵山的凤动石轻颤
整座刺桐城都转向西方

我们数着石棺上的莲花
突然明白
这被星月认证的圣迹
是两粒远航的种子
在刺桐树下
长成了——
一座世界共读的
月光碑文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泉州市丰泽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)

回首

麦收

□向贤彪

重的麦子担在肩上,一路小跑,将麦子挑到打麦场上。

早晨露水大,麦穗潮湿柔软,挑到打麦场需要摊开暴晒。经过大半天的暴晒,麦穗变得又干又脆了,便准备脱粒。打麦子又是另外一种工具连枷,由木条扎成,中间有一个插销,可自由转动,随着连枷的上下起伏,均匀地落在麦堆上,麦穗就绽开了,一粒粒金黄的麦粒散落在麦草下面,飞扬的麦粒有时也会溅起来落到头上,与汗水粘连在一起。当年还听到一个故事,一位被称为铁姑娘的妇女队长,干活不让须眉,割麦、挑担、打麦样样在行。在收麦紧张的日子里,她顾不上洗头,落在她头发里的麦粒竟然在汗水的浸润下发芽了……故事中,蕴含着收麦

的辛劳,当然也有丰收的喜悦。

到了傍晚,当天收回的麦子打完了,金黄的麦粒被装进麻袋,由壮汉运到队里的保管室存放。这些麦子还要晾晒几天后,才能完全干透,此时才能进入分粮时节。

麦秸被捆扎好,整齐地堆放在打麦场上,那柔软的质地、诱人的麦草气息,成为乡村里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去处。那时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,和小伙伴们在麦秸堆里钻进钻出、追逐打闹,有时被麦芒划破了脸和手,留下一道道细细的血痕,也并不觉得疼,还觉得很快乐、很惬意。直到天黑了,家长们呼唤着自家孩子的乳名时,大家才依依不舍离开晒场回家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记得小时候家乡收麦子的情景,似乎又闻到那诱人的麦香。

四季

夏日清荷的奔赴

□龔肇雅

小时候,天气渐热时,就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。“布谷,布谷……”清脆悠扬,缭绕在河岸边、山坡上的麦田里。布谷鸟似乎在提醒人们:麦子熟了,该收割了。

听着布谷鸟的鸣叫声,看着地里麦穗轻轻地摇曳,庄稼人明白,这是丝毫也不敢怠慢的时节。于是,人们纷纷开始磨镰刀、清扫晒谷场,还要备下酒菜饱餐一顿,养足精气神好收麦。

那时,生产队割麦子是统一行动。开镰的那天,队长起得特别早,腰间系着一根绳子,把镰刀插在腰间,兴冲冲地向着麦田走去。随着他的一声“开镰啰”的召唤,人们齐刷刷地挥舞着镰刀,与金色的麦秆亲密接触。人们每行进一步,镰刀便挥舞成一个弧

形,一镰刀下去就刈倒一溜麦子,从南垄到北垄,大伙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前移……

那时候,很难见到机械化收割机,收麦子的工具用镰刀、扬杈、扁担等。麦子割完一垄后,便有庄稼老把式来捆扎。只见他抽出一把麦秆,轻轻地用手上绕上几圈,便搓成了一根绳子,再将绳子环绕麦秆中间,手一拉,脚一蹬,一堆麦子就捆扎好了。专门负责运输麦子的人,用一根两头尖的扁担,左一下、右一下插进捆好的麦子里,一跺脚、一挺腰,轻巧地将百十斤

的氛围感。此时,没有月,只有夕阳余温,远远看见葱葱郁郁的一大片绿,夕阳映衬之下,绿得发亮。近处才发现这湖面完全被茂盛的绿挤占了,一丝波浪涟漪都见不着。湖面上密密匝匝挤着荷叶,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,有的卷着边儿,有的枝叶舒展惬意,出水高挑的亭亭玉立,漂浮水面的平展如碧盘。粉嫩水灵的花朵点缀于这绿色浩瀚中,有的噘着小嘴,静默着不向人泄露半分喜色;有的瓣衣半敛,似有心事欲言又止;有的舒展芳华,大方地展示自己所有的美妙。这一朵,那一朵,朵朵娇艳,朵朵曼妙,清风一吹,摇曳生姿,直让人喜不自禁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荷叶田田,荷花灼灼,它们像活在自己

的梦里,只顾生长,自顾花开,它们就长在这天地间,即便没有月亮,却不由得生出“不知江月待何人”的思绪。

一花一世界。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梦幻世界吧?凝视良久,它好似在盛情邀请我,到这片辽阔的静穆里去做梦。我的梦应该就是在这清湖水里做一株轻盈自若的荷花,伴随着清风明月,花开花落,不受俗事羁绊,自在随意。大概每个赏花的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一个梦,那梦,无关欲望,无关名利,那只是赏花的人心田里的一汪清泉,纯粹美好。

面对着满湖的人间绝色,除了



(CFP图)

赞叹大自然之神奇伟大,还能说什么呢?尘间多碎暖,心上满微光。花儿如此美丽,人间值得。

父亲的竹林

□徐成选

父亲的电话打来,听筒里满是嗔怪。他念叨着竹笋都长得老高了,我们还不回家挖笋,可那话语深处,分明藏着对孙女浓浓的思念。仔细想想,自开学至今,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。因工作缠身,我只是偶尔给独居家中的父亲拨去电话,通话时也总是匆忙诉说着忙碌,一次又一次推迟了回家的行程。

幸而,女儿的声音催促重新点燃了我归家的渴望。收拾好行囊,我们一家三口驱车向着那魂牵梦绕、生我养我的故乡疾驰而去。抵达山脚下,一片葱郁的竹林撞入眼帘。竹林下,刚被雨水悉心润泽过的笋在斑驳阳光的轻抚下,闪烁着莹润透亮的光泽,一闪一闪的,那股熟悉,那般惹人怜爱。我的思绪,早已飘进了儿时那片充满欢乐的竹林之中。

童年的快乐时光仿佛就在昨日。那时的我们,没有如今孩子琳琅满目的玩具,那片竹林,就是我们最棒的乐园,竹林的每一寸土地,都印刻着我们的足迹。犹记得,太阳刚刚西沉,走在山中蜿

蜒的羊肠小道上,还能感受到雨后那丝丝缕缕的凉意。漫山遍野的野花恣意盛开,金针松青翠欲滴,许多花草树木叫不上名字。它们陪伴着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,让我们在归家的山路上不再孤单。

听父亲讲过,那是20世纪80年代分配到的自留山。父亲不辞辛劳,用汗水浇灌这片翠绿。我们这群小孩子也格外喜爱,常常趁着放学或周末,约上几个小伙伴,一头扎进竹林。有时玩激烈的打土仗,有时模拟温馨的过家家,有时比赛滚土球,有时欢快地荡秋千……玩得兴起时,常常忘了回家吃晚饭,直到九婶那极具辨识度的大嗓门远远传来,小伙伴们才恋恋不舍地各自散去。神奇的是,我们彼此心有灵犀,无需约定,第二天又准时相聚在这片竹林,或许这就是所谓的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吧。

在诸多游戏里,我们最爱玩的当数荡秋千。那段时间,父亲也常常来到竹林,看着我们尽情玩耍,嘴角挂着笑意,还时不时大声叮嘱我们要小心。有时,父

天伦

□徐成选

亲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,时而和我们一起尽情疯闹,时而静静地在一旁看着。一旦我们不小心碰到他视作宝贝的竹笋,他就会轻声呵斥,生怕那些竹笋受到一丝伤害。而我们哪管得了那么多,一个刚从粗壮的竹子上滑下来,另一个就像敏捷的猴子般蹿上竹梢,个个兴奋得如同打了鸡血,直至九婶的呼喊声再次响起。

那时,充满欢乐的说笑声、父亲温柔的呵斥声、九婶的呼唤声,还有风拂过竹林发出的呼呼声,交织在一起,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荡。

我正沉醉在那片翠绿带来的美好回忆里,妻子的一声轻唤,将我拉回了现实中。不知何时,路边的竹笋已褪去笋衣,有的还长出了嫩绿的枝叶。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,它们像是害羞的少女,微微含笑,在风中轻轻摇曳、翩翩起舞,仿佛在热烈欢迎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游子归来。

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闯入视线,父亲正站在路边,目光紧紧凝视着我们回家的方向,嘴角带着一抹熟悉的微笑。



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
即将发生。



投稿邮箱: 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晚报教我写新闻

□林永传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倏忽间,泉州晚报已走过四十载辉煌历程。而我与晚报的情缘,也已持续36年。这份情缘,始于懵懂,长于岁月,深植于心。

我的新闻从业之路,指引来自泉州晚报师长们温暖而有力的手掌。1989年盛夏,我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,分配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工作。在文物考古研究之外,心中那份对鲜活文字表达的渴望并未熄灭。工作之余,我尝试着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生活烟火与专业思考,写些小文章。

就在那个时候,我的第一篇“豆腐块”稚嫩小文《泉州面线糊》在晚报发表。当带着油墨清香的铅字第一次印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时,那份悸动至今清晰。之后,《泉州肉粽》的浓香,《世界水下考古》的探秘,《中国水下考古》的宏阔,《泉州水下考古》的在地观察,一篇篇因兴趣而成的文字,在晚报的园地里呈现,给了我最初的信心与鼓励。

我的大学师兄、晚报的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,则引导我叩开了新闻的大门。他带我第一次外出采访一位学者,我写出的初稿几乎没有新闻的样子。师兄从新闻的要素讲起,结合稿子,告诉我如何搭建结构、提炼主题、取舍素材。此后,师兄在编辑政法、党建、理论等相关版面时,大胆地或带我采访,或约我写稿,将我带进了新闻的领地。那段时间,我采写过凶杀案侦破的通讯报道,参加了全市的党建征文比赛,并获得了奖项,检验了我在晚报老师引领下蹒跚学步的成效。正是晚报老师的学识、经验与无私的提携,为“半路出家”的我铺就了通往新闻殿堂的基石,让我后来进入中新社工作后能很快适应,从容上手。

2017年1月,我外派印尼工作。物理的距离,让每日翻阅纸质泉州晚报成为奢望。然而,对家乡訊息的渴求,对那份熟悉气息的思念,并未因山海阻隔而削减。我用上了晚报的新媒体平台。指尖轻触屏幕,家乡的气息便跨越重洋,瞬间抵达,成为缓解思乡之愁的精神食粮。

这份情缘在异国的一次相遇中,绽放出尤为动人的光彩。华侨大学王建设教授赴印尼交流讲授闽南文化时,晚报的副刊编辑随行报道。当全程跟踪采访报道的我,从编辑手里接过一份纸质的泉州晚报时,那熟悉的、带着淡淡油墨香的气息,瞬间击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这份跨越山海的情缘,还促成了我一次特别的参与。应副刊编辑的邀约,我参加了报社举办的“‘亲历 见证’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”大型征文活动,拙作《泉州四十年,换了人间》获三等奖,虽为微末之荣,却让我深切感受到,无论走多远,我与泉州晚报、与家乡泉州的情感联结,始终紧密而坚韧。

结束外派回国后,我在厦门开始了新的工作。此时已身处一个全新的时代,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正加速推进,移动阅读早已成为主流,获取泉州晚报的资讯,也更多依赖于便捷的新媒体平台。那份对纸墨的眷恋,却是无法割舍的情结。我偶尔还是会特意去翻看纸质的泉州晚报,一种久违的踏实感与亲切感便油然而生。

泉州晚报于我,早已超越了报纸的定义。她是职业的启蒙者、是知识的源泉、是乡愁的具象、更是心灵的归航处。

(作者现为中新社主任记者、厦门支社负责人,曾任印尼分社社长)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泉州晚报 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小暑来

- 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
——唐·元稹《小暑六月节》
- 薰风温解引新凉,小暑神清夏日长。
——清·乔远炳《夏日》
- 小暑不足畏,深居如退藏。
——金·元好问《喜夏》
- 天应不忍焦劳意,直自初栽已望阴。
——宋·韩流《十八日小暑大雨》
- 小暑开羽翼,新萼长莺涛。
——唐·耿漳《登沃州山》